

獄中奇遇怪談

大刺客小插曲

汪精衛的故事(中)

● 王雲翀

獄卒照顧義務幫忙

汪精衛和黃樹中行刺失敗被捕後監禁在永定門內牢獄內，當時的獄卒名叫張守仲是「子襲父職」，他做看管犯人的工作，在牢獄有很多年的時間，永定門內牢獄是死牢，據說張守仲有種怪異的經驗，每個月初一十五子時，都會有陰間的判官帶著牛頭馬面和鬼卒來清查，所有「死囚犯」都會被暗中點名，可以說百試百靈，凡是被清查過的一定是被殺。

但是有一件奇怪事情發生了，汪精衛、黃樹中的被捕，無論怎麼說都是被「副」，或是「凌遲」處死，能被「斬首」可以說是託天之幸了。

但是張守仲恍惚見到判官小鬼在初一十五清查時，到了汪精衛、黃樹中這兩間房間，根本不曾停留便直接過去，清查下一間。

張守仲把這個故事回到家裡和他母親說

了，母親雖然沒有唸過什麼書，但是人生經驗非常豐富，認定主犯汪精衛一定是「貴人」，不妨多照顧照顧。張守仲本來對母親很孝順，真的就照顧起汪精衛來了，初一十五家裡添個菜，也給汪精衛送一碗，平日換洗衣服，都由張守仲母親代勞清洗，因此，汪精衛認張守仲是哥哥，認張的母親是乾媽，汪精衛和外面傳遞信件，本來是絕對犯「忌」的。

但是張守仲還真是免費義務幫忙傳遞信件，且看汪精衛撰寫的雙照樓小休集卷下金縷曲，便可以證明確有其事。

金縷曲 民國紀元前二年北京獄中所作

余(汪精衛自稱)居北京獄中，嚴冬風

雪未成寐，忽獄卒推余，示以片紙，擢絨不辨行墨，就鑰審視，赫然冰如手書也(陳璧君字冰如)，獄卒附耳告余，此紙乃傳遞展轉而來，促作報章，余欲作書，懼漏洩倉猝，未知所可，忽憶平日喜誦顧梁汾寄吳季子

詞，為冰如所習聞，欲書以付之，然馬角鳥頭句易為人所駭(駭)，且非余意所欲出，乃匆匆塗改，以成此詞以冰如書中有忍死須臾云云，慮其留京賈禍，故詞中促其離去，冰如手書，留之不可，棄之不忍，乃咽而下之，冰如出京後，以此詞示同志，逐漸有傳寫者，在未知始末者，見之必無以勸襲顧詞矣，此詞無可存之理，所以存之者亦當日咽書之微意云爾。

別後平安否，便相逢淒涼萬事，不堪回首，國破家亡無窮恨，禁得此生消受，又添了離愁萬斗，眼底心頭如昨日，訴心期夜夜常攜手，一腔血，為君剖！

淚痕料漬雲箋透，倚寒衾循環細讀，殘鏡如豆，留得餘生成底事，空令故人傷憊，愧戴卻頭顱如舊，跋涉關河知不易，願孤魂繚護車前後，腸已斷、歌難又。

臨死不懼剗切陳詞

在金縷曲序文中，可以看出張守仲確實幫過汪精衛的大忙。民國卅年，汪精衛到北平去訪問，張守仲的老太太還健在，汪精衛百忙中還到張老太太家去當面叩首致謝，當時北平報紙還披露這一段新聞。

清廷在處理汪精衛的案子時，可以分作守舊派和開明派、守舊派以攝政王載灃為首，認為是大逆不道，自應處死、殺無赦，但是肅親王善者在八國聯軍盤據在北京時，處理過國際問題，比較知道國際潮流，認為馬上「立憲」了，殺死幾個革命黨人，會使這些亡命之徒更會鋌而走險，為了緩和人心，不如從輕發落！載灃本身既沒有從政經驗，本性頗預糊塗，一聽也有道理，所以就馬虎過去。

汪精衛在被捕時，站立不跪、強之、臥在地上、審問、自不回答、索筆寫了數千言的供詞，不但文字可觀，且可見汪精衛的抱負汪自供說：

「汪兆銘，別號精衛，昔在東京留學時，曾為『民報』主筆，生平宗旨，皆發之於民報，可不多言……繼思於京師根本之地，為振奮天下人心之舉故來，又自以平時在東京交遊素廣，京師多處熟人頗多，不易避面，故聞黃君映像館之設，即以三百元入股」下面又大談法國、英國、法國和日本立憲之歷史「中國乃無一相類，既非如英國憲法之以漸發展，又非如法國有自治監度以為根本，而又非如日本之曾經廢藩倒幕之大革命，

其專制政體，行已數千年，且日益加厲，所謂國家發動之根本，在於君位，而政府及多省立政官，特為奴僕供奔走而已。」

另外汪精衛又批評清廷「行憲」實在是騙局，他這樣批評道：

「人人心目中以為今已預備立憲、凡外交治外交諸問題皆可藉以解決，醉其名而不務其實，如相飲以狂藥，猥曰期以八年，迨迨八年之後，中國之情狀其有不忍言者矣！」

這些言論以及立憲的政治觀念，在當時腐敗的滿清官僚，總以為革命黨人是「紅眼綠眉」的綠林人物，未想到是這樣儒雅溫文的書生型壯士而對文字之順通，言解之妥當，赴死之從容、舉止之大方，怎能不叫善者改容相看呢！

牢獄生活前後不同

善者是比较有政治眼光，於是他就這樣決定：「每人另給住房，行動皆得自由」，一月後判決亦算寬大，是這樣批示的：

「著交法部永遠牢固監禁，羅世勳看牢固監禁十年」。

據「正字愛國報」說：拿獲汪兆銘乙案，風聞政府存寬大，概不株連，又查汪氏尚在內城巡警總所，一切皆照國事犯文明之法相待，一、審訊時不用跪。二、飲食皆不粗惡。三、衣服衾枕皆准其將素常所用之物帶入。

看看前述金縷曲所敘，可能是早期被囚

的時候！

善者到獄中看過汪精衛，根據汪精衛的自傳中說：「肅親王為使我拋棄革命的決心，用盡了種種方法，曾經有一次，把我帶到法場上，逼迫我變更革命的決心」。

從容慷慨就義易，受煎受苦難反而不易，汪精衛在獄中一年後心態轉變甚大，所寫的詩亦有轉變：

詠楊椒山先生手所植榆樹

樹猶為此況生平，動我蒼藎思古情。
千里不堪聞路哭，一鳴豈為令人驚，
疏陰落落無憐節，枯葉蕭蕭有恨聲，
寥寂階前生相對，南枝留待夕陽明。

附記

椒山先生以劾嚴嵩下獄就義之歲，手植榕樹適活數百年來，無敢毀之者，相傳有神怪，殆有心人藉此以存甘棠之愛也，余所居獄室門前正對此樹，朝夕相接，民國六年，重遊北京，獄舍已刻為平地，唯此樹踽然獨存。

善者曾照顧汪兆銘

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七月之後，善者曾親自到牢中看汪精衛，對汪進行感化、交代，取掉鐐銬，優待他獨住一間監房且裱糊一新，並準備了桌椅，善者曾到牢中看過汪精衛多次，並贈汪書籍一百多卷，汪精衛個人思想深受善者的影響，看一看汪精衛作的「有感詩」就知道了！

愛來如病亦綿綿，一讀黃書一泫然，
瓜蔓已都無可摘，豆其何苦更相煎？
笳中霜月淒無色，畫裡江城黯自憐，
莫向燕台回首望，荆榛零星帶寒煙。

「黃書」，不是現在所說的黃色書籍，是明末衡陽大儒王夫之所著述的黃書，收入船山遺書中，書中堅持反清主張，認為朝代更換，不算什麼，只有宋朝被女真、韃靼滅亡，才是「生民以來，未有之禍」。汪精衛讀了黃書，傷心流淚。將這反清運用，變成「兄弟之爭」，是「豆其相煎」了！汪精衛一直以善者對他有救命之恩，在民國卅年汪的回憶中說：「救我的命是善者，他為我拋棄革命的決心，用盡種種的方法，有一次，帶我到法場上，逼迫我變更革命的決心，我常常到獄中來，談天下大事，談論詩詞，我每次回憶，總想到這位清末偉大的政治家！」

汪精衛在獄中，因為善者的照拂，除了乾弟弟張守仲外，還有一位老牢卒劉一鳴，也常到汪的房間中間談，有許多密聞，後來民國二十幾年，南京有一部南社詩話，分批在報上刊登，所談應該不失為真。

獄中内幕奇人怪事

刑部大獄的牢房有兩種，一種是普通監，一種是官監，普通牢陰濕污穢，不能忍受，官監又不同，最高級的有客廳、書房、寢室和廚房，和大旅館沒有什麼差別，伴君如

伴虎，天威難測，晨間位列當朝，午後下獄，也是常態，有時人已到了菜市口，準備行刑，臨時赦免。過些日子又任官如故，據說雍正年間工部侍郎李恭直，因事入獄，獄卒以一般人犯看待，百般侮辱，後來開恩復職，遷調刑部郎中，管獄事，凡是牢卒有錯，遷調刑部郎中，管獄事，凡是牢卒有錯，痛杖責打，有時一天打十幾個人，嚴重的被打死，自此以後，牢卒對犯官，伺候得無微不至，有給賞錢，請安謝賞，口稱「大人高升」，當時准軍將領，葉志超、龔照嶼，甲午中日之戰，喪師辱國，交刑部治罪，葉志超被斬，龔照嶼光緒廿六年八國聯軍入京，始乘機逃走，在獄中，喝了兵血，所以十分有錢，初入獄時，上下賄賂，花費萬兩銀子，自管獄刑部郎中到牢卒，完全聽命，每天剩菜剩飯，送給普通獄中的囚犯吃，來一個皆大歡喜，最奇怪的龔照嶼有八個侍妾，輪流到獄中當夕，稍不如意，就受到鞭撻，最輕的自己打，較重的，脫了褲子打屁股，最嚴重的，全身脫光，由馬弁用鞭子打，獄囚聽到婦女哭號聲，大家說：「龔大人生氣，打姨太太了！」

戊戌政變，牢卒在死牢看守譚嗣同六人的就是劉一鳴、譚嗣同在獄中，意氣自若，終日不停繞室行走，有時在地上拾煤屑在牆上劃，劉一鳴問：「譚大人您在做什麼？」譚笑著說：「作詩呀！」可惜劉一鳴不識字，否則記錄下來，絕不止僅有「望門投止思張儉」的一首詩。

林旭人長得漂亮，在獄中一點不緊張，一直到被執行死刑，都是面帶微笑的死去。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以頭撞牆，痛哭失聲，大呼：「天啊！哥哥做事，由我來承擔！」林旭聽到康廣仁哭，更是大哭起來！

劉光第在刑部工作過，看叫人外出，根據習慣劉安慰大家：「這是提審，不要慌！」等出西角門，知道是行刑，就開始大罵：「未提審，未定罪，就殺頭，這是多混蛋！」這譚嗣同、林旭、劉光第、康廣仁四位，有的唱、有的笑、有的哭、有的罵，各有特色！

光緒二十年，三位反對義和團的，尚書徐用儀、侍郎許景澄、太常卿袁昶，因直諫被殺，徐用儀用刑，嚇昏了，許景澄默默無言，但袁昶意氣慷慨，到宣武門外菜市口，跪聽詔後，起立受縛，規定三品以上，以紅色絲繩細綁，袁昶忽然說：「死了也好！省得看見洋人打進城！」

監斬官是徐承燧，是大學士徐桐的兒子，少年氣盛，回來說：「你想洋人打進京城！」袁昶瞪起兩眼，目光如炬，回口罵道：「你們父子，把大清國害苦了！狗一樣的東西，還敢罵我！」

徐也回罵：「快些拉出去，宰了他！」袁回過頭來罵徐：「哼！我死得很痛快！你們將來死，連一隻老鼠都不如！」

從來沒有被斬的犯官和監斬官對罵，這可是新鮮事中的第一次，後來八國聯軍進城

徐承煜以保全全家為理由，迫其父徐桐上吊，徐承煜最後也伏法，在行刑時，滿地打滾，真和袁昶所說，和老鼠一樣！

囚居一室賦詩遣懷

張守仲也有一些趣事說給汪精衛聽！

為庚子義和團的事，內務府總管大臣立山也下獄，內務府是第一肥缺，下獄長隨帶了一個小包袱，立山叫牢卒幫他打聽消息，回聽就在包袱中給一張金葉子，當時金貴銀賤，大概值五兩銀子，小家庭搏節省著過，可以維持三個月，所以每天立山大人消息特別多，最後問斬聖旨到，立山由口袋取出，仙鶴頭上丹頂的血璞，稱為丹紅的毒藥，放在口中，還沒到菜市口，早就死了！

賽金花因案曾關在女獄，管獄郎中劉大人做盛筵招待，希望能唱兩段，賽金花僅希望多聊聊不肯唱，很多人聽說賽金花在獄，籍故來探望，有一位主事大人，他的房師是洪狀元洪鈞，看到賽金花，唯有請安，口稱「師母」，賽金花也感到十分內愧。

這段時光，外有女友陳璧君的呵護，肅親王善善的關照，加上張守仲的幫忙，生活過得還算平靜，汪精衛原來並不擅於詩詞，這段時間有了很好的自脩，根據雙照樓詩詞稿中小休集跋，「嘗讀南社詩話關於汪精衛之詩又有一條如左：……蓋精衛在北京獄中始學為詩臨學為詩，當時雖錙鏹被體，而負擔已去其肩上，誠哉為小休矣！囚居一室，無事可為，無書可讀，舍為詩外，何以自遣？

：這段是民國十九年六月廿日，汪精衛關係最密切的曾仲鳴謹跋，大概是不會錯的，另一位被關的黃樹中就沒有如此幸運，足足吃了一年半在普通監的苦。

辛亥革命起義後不到一個月，汪精衛、黃樹中被清廷開釋：

「發經廣東交張鳴岐委差」，汪精衛並沒有去接受委差，但以黨人身份和袁世凱等週旋，做了許多是「對」是「錯」，無法判定的聯絡商談工作。

在此時汪精衛在黨，在政壇上有了絕高的「知名度」和「身價」，一件不成熟又不成功的刺殺攝政王載灃變成一件絕大的政治資本，使他在政壇上翻雲覆雨又延長了三十多年，可惜卻成爲漢奸終場，對汪精衛言，是「幸」還是不幸？

不過有兩件事倒是值得一提的：黃樹中出獄後萬念俱灰，更名爲黃復生，從此不知所終。

汪精衛和陳璧君一對歡喜冤家，有人說

「沒有陳璧君，不可能有汪精衛的成就，有了陳璧君，才有汪精衛的反蔣。親日降敵」，是耶！非耶！是一個難解的謎。（待續）

參考資料：

- 一、雙照樓詩詞。
- 二、汪政權開場與收場。朱子家
- 三、汪精衛戀愛史。李焰生
- 四、汪精衛傳。聞少華
- 五、汪精衛評傳。蔡德金
- 六、南社詩話。曾仲鳴等

張大千外傳

隆重出版 咸宜君著 定價臺幣二〇〇元

本書為咸宜君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詩人畫家饕客名士、黑猿轉世虎肉開葷、仿石高手聳動藝林、純純的愛濃濃的情、敦煌面壁靜修苦行、石窟寶藏驚寰宇、盛名之下謗亦隨之、龍遊大海時窮節現、環華菴中且安筆硯、異國情懷旅邸留香、回國定居落葉歸根、摩耶精舍安度餘年、大千小事膾炙人口、繪畫藝事千錘百鍊、千秋盛名一代大師、畫傑人豪埋骨梅丘等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，三十二開本，三百二十餘頁，另有珍貴圖照，現已出版，定價二〇〇元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六〇元，歡迎購閱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